



少年高爾基

## 中國少年應當學習高爾基——代序

許幸之

「我現在還在學習，我願我終身只是一個學生。」

這是我們偉大的先驅者高爾基的名言。從他這樣一句謙遜而有真理的訓詞中，他指示出了少年們應對現實環境不滿。在這樣陰暗、苦悶，同時又是燦爛而磊落的大時代裏，有一些少年，往往會受不住這艱苦生活的煎熬，便委曲求全，向環境屈膝，而投入瘋狂主義者的懷抱。這些人是會沉落到無底的深淵而永不能自拔的。

同時，從他這樣一句謙遜而有真理的訓詞中，指示出了少年們的自新之路。因為，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裏，並且是在這樣一個混濁的潮流中，少年們唯有不斷的刻苦努力、磨練、學習，才能接近真理的光輝。同時，從他這一句名言中，深刻地諷刺了那些膚淺、豪誇、傲慢、自大者的無恥鄙陋。並且，指摘了那些淺薄無聊者流，學問是無止境的意義。以一個開了人類文化奇蹟的高爾基的天才，他還說「我現在還在學習」可見那些淺學者的渺小，而自己還在驕傲或浮誇，這大概是自己掘挖着墳墓更自己吹奏着送葬的歌聲吧！

接着，我們又從他這一句謙遜而有真理的訓詞中，指示出了少年們的鬥爭精神。因為，生在這種善惡交流，人情冷暖的世界裏，聰敏的少年們，往往歡喜奉承、拍馬、謊言、獻媚，以投合那種混濁的潮流。甚至自己犯了欺詐、壓迫、殘忍、卑鄙的罪行，而自以為得意。可是，這種人祇不過

是社會上的渣滓而已。然而，高爾基却指示我們「不屈服，盡力奮鬥，咬牙握拳，準備應戰」地向黑暗的勢力鬥爭，爭取真理和正義的勝利！

因此，我們每一個中國少年，必須刻苦耐勞，要像高爾基一樣，嘗盡了人生的酸苦，然後方能瞭解人生。我們每一個中國少年，必需磨練奮勉，像高爾基那樣謙遜而虛心，然後才能談到研究學問。同時，我們每一個中國少年，必需學習修養，要有高爾基那樣豐富而淵博的學識，然後才能談到貢獻於人類文化。

最後，我們每一個中國少年，必須不屈不撓地鬥爭，要像高爾基那樣同一切陰暗的、險惡的、欺詐的環境鬥爭，甚至對於有這種傾向的朋友和同志，也必需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只有學習高爾基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能克服任何障礙，才能在世界上創造任何奇蹟。」

中國的少年們，自省吧！偉大淵博燦爛如高爾基，尚且還在談「我現在還在學習，我願我終身只是一個學生。」你們還有什麼值得傲慢和自滿呢？少年們！閉上眼睛來默念這位偉大先驅者的格言吧！

「我現在還在學習，我願我終身只是一個學生。」

## 高爾基少年生活速寫

高爾基是一個窮苦的孤兒。他的少年生活，他自己曾告訴我們說：

張勉寅

我的父親是軍人的兒子，母親是生長在都市中的女子，祖父是一個軍官，秉性剛直，因虐待部下而被免職。父親少年時代，曾有五次從祖父那裏逃出去，最後一次，就永遠的脫離家庭。外祖父是一個伏爾加河畔的苦力，後來做了商品代辦人，又從事染紗事業，獲利頗厚，積蓄很多，竟開設了一個大規模的染坊。但他是一個很迷信專橫吝嗇的人。

父母的結婚是自由戀愛的，外祖父見父親不是世家子弟，表示很不滿意。不幸父親於結婚後不久，當我在嬰孩的時候，突然暴卒，母親認為父親的暴卒，是因在我身上，遂把愛我的心變為恨我的心，竟把我交給外祖父，到別處去了。所以我的生活絲毫沒有受到母親的薰陶。

我七歲時進了學校，對於學校的校規和同學們，是非黨仇視，因為我最喜歡離羣的孤獨生活，不喜歡那種嘈雜的情形。不幸染了一身痘瘡，教師還憎恨我，於是我就離開了學校，此後也就沒有機會上學了。我的學校生活，一共只有五個月。

八歲時，我進一家鞋子工場做學徒，做了兩個月苦工，因為翻掉一盆沸熱的湯，就被老闆送回。外祖父又送我到一個圖案畫家那裏去做學徒，一年後，因生活痛苦，又行離去。再到輪船裏的廚房間做學徒，廚師是一個青年退伍的下級軍官，是一個有思想、有學識的人，他引起了我的讀書的興趣。經過他的誘導，使我明瞭書籍中有無窮的意義，報章是社會實情的寫照，從此，我便愛讀起書來，所有書籍一經過我的手，我就都要閱讀一過。

十歲時，我便開始寫作日記，生活中遇着的感想，書籍中看到的心得，全都記在日記上。以

後，我的生活比較複雜了，曾販賣過神像，做過鐵路路警，周遊全國好幾次。十八歲那年，在旅途中和學生們相識，參加自修班工作。二十歲，我感到在知識青年中亂混，得不到基本的知識，不是一個好辦法，因此就開始我的流浪生活，曾浪遊了許多地方。二十二歲十月，第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了我的文章，大受時人的讚譽。此後，漸漸寫作小說，次第在報紙上發表，報紙很歡迎我的小說，每次都給我發表的機會。二十三歲那年，我和卡落連可（V. G. Karalenko）相識，他是我文藝上的導師，他在文藝上給予我的幫助，使我得益很深，沒世難忘。

上面是高爾基少年生活的速寫。再來補講一個他的苦學故事。

前面不是說高爾基曾在一個圖案畫家那裏做學徒嗎？那時，他很熱心讀書。當人靜更深，主人熟睡的時候，他便輕輕地爬了起來，走向窗前，映着月光看書。書上的字跡細小，月光又是這樣的朦朧，使他無法看得清楚，他就從棚下取來一個銅鍋，把月光反射到書上，希望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不意更加模糊不明了。他無法可想，就冒着險開門跑到神像前的燈光下，站着把書閱讀。疲倦極了，打盹起來，無意間碰倒了器物，發出響聲，被老母覺察，竟把他的身上打得通紅。但他愛好讀書的心始終不死，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常偷偷地燃點蠟燭，努力閱讀，沒有錢買蠟燭時，便把蠟燭臺上的殘蠟取下，盛在鐵罐裏，裝了燈心，在搖搖欲熄的燈光下讀了許多。書有一次，又被老主母覺察了，竟把他的書扯破，更驅逐他回到家裏去。

照這樣看來，高爾基的成功世界大文豪，真非偶然的呀！

## 目 次

中國少年應當學習高爾基	許幸之	一
高爾基少年生活速寫	張勉寅	三
一 永別了父親		一
二 悶氣的房艙		四
三 外祖母		七
四 黑暗家庭		一一
五 外祖父的故事		二一
六 忠實的人		二五
七 阿魯的慘死		三二
八 神像之前		三八
九 失却理性的人		五一
一〇 片刻的安甯		五八
一一 故態復萌		六七

一二	街頭的流浪羣	七〇
一三	孤零者	七七
一四	再回到牢獄的家庭	九二
一五	無盡的煩悶	九七
一六	予打擊者以打擊	一〇三
一七	奮鬥精神	一〇八
一八	家庭的小罪人	一一二
一九	母親的結婚	一一六
二〇	走到毀滅的路上	一二〇
二一	樂園的創造	一三五
二二	無限屈辱	一四一
二三	進了學校以後	一四五
二四	街頭生活的實習	一五五
二五	悲劇的收場	一六四

## 一 永別了父親

在一間黑沉沉的房中，我的父親挺直地睡在床上。他身上覆蓋着一條白色的被單。他的眼睛緊閉着，他的安靜的臉上失却了固有的光輝，他這樣子，委實有點使我害怕。

我的母親跪在床頭的地板上，用一把梳子梳理着他的頭髮，一面傷心地痛哭着。從她浮腫的兩眼上，可以看到她已經哭過多少回了。

我的外祖母也在旁面悲哭着。她是一個多情的人，對於父親的死，顯然和我的母親抱着同樣的悲哀。她挽着我的手，顫抖着把我推向父親那裏去。可是，我已爲這異常的情景震懾住，畏縮着不敢前進，却是反向她的背後藏躲。我從未見大人們這樣悲泣過，而且我也不大明白外祖母對我說了再說的話：

「去和你的爸爸告別吧！你將永遠見不到他了！唉，他是死了——可憐他死得那樣早啊！」

其實，我也是病好了沒有多少時候。我還清楚的記得，在我病倒的前幾天裏，我的父親一直在我的病榻前忙碌着，很周到的看護着我。後來，忽然不見他了，換了外祖母來代替他的職務。那時，外祖母對於我完全是一個陌生的人，她是剛從鄉下被喊出來的。

「你是從那兒來的呢？」我從蘭基來的，我是坐了船來的。」她答道：「人是不能夠在



水面上行走的，你知道嗎？你這小東西啊！

我不知道蘭基是個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船是怎樣在水面上行的。但我想坐船旅行一定很有趣的事吧？『爲什麼我是小東西呢？』『爲什麼？因爲你是這樣的愛鬧啊！』她笑着說。她的話說得這樣甜美有趣，使我很高興。因此我在第一天裏就和她親近起來了。以後她在我面前總是顯着快樂而有趣。但是今天真使我驚訝極了，我希望她能夠及早把我帶出這間陰沉的屋子。

我的母親突然把我緊摟在懷中，她的眼淚和歎聲令我發生一種異樣的感觸。我從未看見她這樣悲慟過。她一向是個沉靜而很少說話的婦人。她那健壯的身體，看起來非常豐美而動人，但是現在，她變成這樣的無力而頹喪，她的鬢髮得很好的美髮，現在披散在額上和頸際，顯得那樣的蓬亂而難看。

那時間有幾個警兵模樣的人探視着我們的門口，而且叫喊着道：『喂，還不快些發送嗎？快一些啊！』

我的母親突然跌倒在地板上，而且翻滾着，她的蒼白的臉孔，登時變成了鉛色，露着牙齒，猙獰得像一匹野獸。她用着可怕的聲音叫喊着：『關上大門！媽媽……啊！你們……給我滾出去吧！』

外祖母衝到門口，對他們說道：『先生們，請不用來干涉，這兒沒有什麼事，只是在生產……』

：請你們就走開吧！

我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情，駭怕得躲在一个黑暗的壁角裏，看見跌在地上的母親，咬緊了牙齒在喘氣，祖母跪在她的身邊，向天祈拜，嘴裏喃喃的念着禱語。母親立起來又倒下，去這樣經過了好幾次。外祖母帶着不安與焦躁，緊跟在她的身邊。

忽然間，一個嬰孩啼哭起來了，『啊，好了，多謝天爺！』外祖母向天一拜說。於是她點起一時臘燭。

我不知在什麼時候熟睡在那壁角裏了。因為以後的事我一點也不記得了。

第二個留在我腦裏的印象，是一個下雨天，在一个荒涼的墓地上，我站在一堆溼滑的土墩上，望着人們把我父親的棺材放進墳坑。坑底裏有些積水，幾隻青蛙在裏面跳動着，有兩隻甚至於跳到白木的棺材蓋上。

我和我的母親，外祖母，還有一個送殯的客人，都被雨水淋得滿身濕透。

『把墳填滿起來吧！』那客人吩咐之後，就走了。

母親和外祖母又開始號哭起來。蓋在母親臉上的一塊麻布已為淚水浸濕。兩個掘墳的人拿着鐵剗，彎下了身體，把泥土一塊一塊剗起來投到棺材上去。泥土擲在青蛙身上，那些青蛙都沒命的向坑邊亂跳，後來跳到坑裏去，就都被深埋在裏面。

墳坑已經填滿，母親和外祖母還站着不走，直到掘墓人把鐵鏟拋在地上發出一聲嘹嘯

的響聲，才把她們驚醒。於是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說：『快走，快走。』宜稚：『你爲什麼不號哭呢？你是應該號哭的。』當我們離開墳地的時候，她這樣問我：『我不高興號哭。』我回答：『你不高興，那也就罷了。』她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這真是大大地使我驚異：我平時是不愛哭的，有時我哭了，我的父親便要取笑我；我的母親也要禁嚇我說：『你不敢再啼哭啊！』

我們雇了一輛舊馬車載送我們回家。在馬車中，我又惦記着那些青蛙，我問外祖母：

『那些青蛙還會跳出來嗎？』

『永不會的了，就讓牠們殉葬了你的父親吧！』

## 二 悶氣的房艙

過了幾天，我的母親和外祖母把我帶上了一隻汽船，在那兒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房艙。

我的一個才生了不久的小弟弟死了，他被包裹在一個花布的襪襟中，安放在靠壁角的一張桌子上。我爬在一堆行李上，對着窗格子張望外面的景色。有時水浪掀起來，濺上了玻璃窗。有一次，一個來勢洶湧的水浪正打擊在玻璃窗上，水從窗隙中濺了我一身，我就趕緊跳回到地板上。

在我周圍的各種東西，對於我都是新奇的。我很覺得有趣而快樂。但是我的母親却不然，

她把兩手靠攏放在頭的後面，倚在牆壁上，一動都不動，面色灰白得如死人一樣。外祖母屢次溫和地對她說：『親愛的，你不要不要吃點東西？』

但是她總只搖了搖頭，一聲也不響。

外祖母看着這光景，也不敢多問她。她對我的母親像是非常謹慎而怕她的。但對於我却自由得多了，她常常輕輕的同我講着話，她是很喜歡同我講話的。我也樂於接受。因此我們兩人便愈加親密起來了。

『蔡拉夫！』我的母親突然用了可怕的聲音叫喊起來。『那水手呢？』我爲她的叫喊吃驚着，什麼蔡拉夫，什麼水手，在我是一點都不懂的。

一個灰白頭髮而身體高大的人，穿一件藍色的布衫，扶着一隻木箱——棺材——走了進來。外祖母連忙接過那木箱，把小弟弟的屍身放在裏面。她又捧着這沉重的木箱搖擺着走向房艙的門口去。但是，哎喲！她的身體這樣肥胖，本來祇能側身走出房艙的門口，現在伸開兩手捧着那隻沉重的木箱，便無法走出門外了。她站在門口，猶豫不決的一副尷尬的面孔，真叫人看了好笑。

『真是——媽媽！』我的母親不耐煩地高叫着，她從外祖母的手裏奪過那小木箱來。然後她們兩人都跑出去了。我仍舊留在這房艙裏，泣視着這個穿藍衣服的高大的人。

『啊，小朋友，你又失去了一個小弟弟了！』他俯身向着我說。『你是誰？』『我是一個水

手。』那末蔡拉夫是誰呢？』這是一個市鎮。你從這窗口望出去，那兒便是了。』

從窗口望出去，越過一片水，迷迷糊糊有一片陸地，像掩在大霧裏一般，看不清牠的輪廓。

『我的外祖母到那兒去了？』『埋葬她的小外甥去了。』『也要把他送入墳墓嗎？』

『是的，死人都是要送入墳墓的。』

於是我告訴他那些活蛙和我的父親葬在一處的事情。

他把我高舉起來，一面吻着我說道：『啊，可憐的小東西，你還不明白這些呢。那些青蛙讓牠們去吧！你應該可憐你的母親啊！她自從喪失了你的父親和你的小弟弟，她是多麼痛心而憂愁着呢！』

跟着上面發出了一陣吼叫的響音，我知道這是從汽船發出來的，所以一點也不用害怕。但是那水手急忙把我放下地來，很快的跑出去，一面高叫道：『我得趕緊跑了。』

我也想跟着他跑出去。於是我就冒險走出這房艙，走過了黑暗而狹隘的甬道，就看到前面那鑲着銅條的扶梯的步階上，人們攜着行囊，背着包裹，正在擁擠着走下來，向那岸邊移動，這情形分明告訴我也該走了。

當我走到跳板上，雜在一羣農民中間，他們都把目光轉向着我，並且向我呼喊道：『那是誰家的孩子呢？喂，你的大人呢？』

沒有人回答。於是經過一個長時間，我在擁擠着搖擺着的人羣中，被他們撞擊着，直到那

灰白頭髮的水手走來拉住了我，才向他們解釋道：『這是房艙裏的乘客的小孩子。』

於是他重又把我把帶到艙裏，安置我在一堆行李的上面，便又走開去，同時搖着他的手，向我恫嚇道：『你再亂跑，看我給你一點兒利害！』

船上的嘈雜聲音，漸漸地消失了，船也停止了搖動，穩定下來了。房艙被四周的濕壁封住，覺得潮濕而悶氣，呼吸都被塞住着似的。那些包裹，在我的視線中漸漸變得龐大而沉重，彷彿就要向我身上壓下來一般，使我非常害怕，我疑惑着我會不會就被遺棄在這可怕的船上。

我走到門邊去，想把門打開，但是那銅把手好像固牢着一般，一動也不能扭動，我恨極了，拿了一罐牛乳，用盡我所有的力氣向門上擊去。但是結果只是把那罐頭打破了，牛乳流溢得滿地，還濺到我的腿上，一直滴進我的鞋子裏面。我爲這種失敗所壓服，就頹然地倒在包裹上面，憤然地叫喊着，便這樣朦朧地睡着了。

### 三 外祖母

當我醒來的時候，船又開始在搖動着，窗口耀亮着一股白光，好像太陽的光一般。

外祖母坐在我的身邊，正在梳着頭。她把頭髮鬆開了，披在肩上，她雖然老了，但是她的頭髮還是那樣的密而且長，披向前面來，可以直垂到膝蓋上，向後披去，甚至可以接觸着地板，她握着她的長髮，用一個幾乎脫盡了齒的木梳插進她的叢密的頭髮裏去。她的嘴唇扭轉着，牽

動着臉部的肌肉，她高舉的兩手顯得很出力的。當我問她爲什麼她有了這麼長的頭髮的時候，她用了愉快而溫柔的聲調答道：『真的，這些頭髮對於我真像是一種刑罰……就在把牠梳理的時候，你看真夠我受用了……我在年青的時候，對於我的頭髮常自引爲驕傲的，但我現在老了，我要咒咀牠。呵，你再睡一刻吧，時候還很早，太陽剛正上來呢！』『我不想再睡了。』

『那也好，那麼你就坐在我的旁邊吧！』她的髮髻已經挽好，她望了望對面的床鋪上，見我的母親正濃睡着，她就溫柔的問我：『你昨晚怎樣把那牛乳罐打破了？你把這件事情輕輕地告訴我吧！』

她說話常是這樣帶着一種可愛的聲調，使你聽了非常滿意。當她笑的時候，她那滿含着趣味的黑而有神的眼珠，以及她的整齊潔白的牙齒，都會引起你一種愉快的心情。她的周圍的各種事物雖然都是黑暗的，但在這黑暗裏，她却是一盞照耀的長明燈，燃着熱烈而愉快的火焰，使親近她的人都忘却了黑暗的周遭。她雖是個彎腰駝背的老婦人，但是她走路如貓一樣的輕捷而穩當，至於她的性情，也正如這馴良的動物一般地溫柔。

當她未來到這裏之前，我所過的生活是黑暗的、朦朧的，如迷失在夢境裏一般，經她走來，把我搖醒了，而且指導我到白晝光明的路上去。她把她自己薦引給我，做了我的生命中的摯友，她真是最親愛和最深知我的一個人。同時她的偉大的慈愛，灌溉着我的枯槁的心田，給與我的生命中最豐富的滋養；喚醒我對人類的同情心，使我向着真理的路上奔走着，抗拒與擔

負着一切的艱鉅。

四十年前，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快行的船，我們到蘭基去，須要一個長遠的時日，方能到達。我永不能忘記在那次的旅途中所過的無盡的快樂日子。

季節是很好的，自晨至暮，在晴朗的天空下面，我和外祖母坐在甲板上，靜靜的望着伏爾加河的鍍着秋光的兩岸向我們身邊溜過。船身在蔚藍色的水面上，輕輕地擺動，空氣中傳來繁嘩的水聲，聽來非常悅耳。

當太陽從伏爾加的河面浮上來，又有一種新鮮的景象顯現在我們的眼前。那些高聳的青色的山峯，浴在這陽光中，有似我們華麗衣服上的豐富的褶痕一般。兩岸陳列着城市和鄉鎮，都像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落葉飄浮在水面，旋起一些金色的漩渦。

『看啊，這世界是多麼美麗啊！』外祖母歡呼着，面上滿溢喜氣。她從船的這邊走到那邊，張大了眼睛，凝視着岸上。有時她會站在甲板上，把她的兩手交叉地放在胸前，沉默地笑着，眼裏滲出了淚水。我禁不住把她的衣裙一扯。

『啊！』她高喊着跳起身來，如夢初醒地說：『我一定是睡着了，在做着夢呢！』『你爲什麼要這樣喊叫呢？』『爲了快樂和老年的緣故啊，我的寶貝！』她含笑着說：『你要曉得我已漸趨衰老了——六十歲已在我的頭上虛度過去了。』



有時她告訴我幾個義俠的故事，以及各種的神話傳說。當她述說着這些故事的時候，總是認真地望着我，她的故事是說得這樣的娓娓動聽，都使我受到深切的感化。

當我聽得出神時，我總要求她再講一個。於是我就得了許多像以下這種有趣的故事：『一個火爐裏住着一個老妖精，有一次，一根小木片刺進牠的腳裏，牠便一顛一拐地走着，而且嗚咽着說：「呵，小鼠，牠傷害得我好厲害呀！呵，小鼠，我不能夠忍受啊！」』

說着，她便舉起她的足，並把她的足握在手裏左右搖動着，並苦皺她的面孔，如忍痛的樣子，一如她自己受了傷一般。

那些站在周圍的水手們都聽得發笑起來，而且希望她再講一個，他們便央求她道：『外祖母，再講一個給我們聽聽吧！』

後來他們又請我們同他們在一塊兒用晚餐。

他們待我們非常殷勤，用麥酒款待着她——因為他們知道外祖母是很歡喜喝麥酒的。用西瓜款待着我。

我的母親不大到甲板上來的，就是來也站立在一邊，離得我們遠遠的。她正和我的外祖母相反，她常是靜默着，她那嚴肅的面孔，頑強的體軀，硬領的衣衫，光亮的頭髮……在她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堅強而結實的。我在她身上找不到一點溫軟的感覺。

有一次，她忽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而且嚴厲地喊道：『人家都在取笑你呢，媽媽！』讓